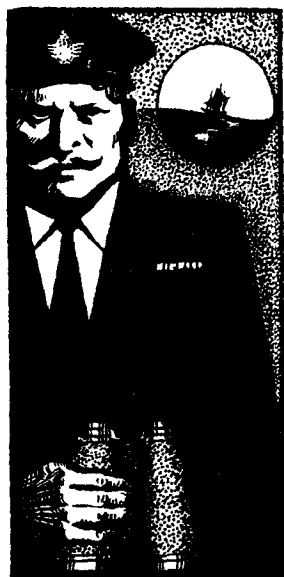


[苏] 格列普·戈卢别夫 著



洛利塔号之谜

海洋出版社



洛利塔号之谜

〔苏〕格列普·戈卢别夫 著
王 秀 云 译

海洋出版社

1985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苏联“勇士”号科学考察船在太平洋上发现了一条空无一人的机帆船。船只完好无损，张着主帆，船舱里的货物、家具乃至钱箱都没有留下任何被人挪动的痕迹，然而舷窗上却有被子弹穿过的弹孔，甲板上放着沾有血迹的斧子以及蛇形匕首……究竟这条机帆船遇到了什么？船上的人又去向何处？考察船上的科学家及船员们以广博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的航海经验对此作了种种大胆的猜想。最后，法属塔希提岛派来的拖船拉走了这条充满了神秘的小船，才使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洛利塔号之谜

〔苏〕格列普·戈卢别夫 著

王 秀 云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frac{5}{8}$ 字数：100千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5,000册

统一书号：10193·0371

定价：0.70元

“我们好久没有遇到离奇、惊险的事情了，”沃洛申对我说。“您觉察到这点了吗，尼古拉耶维奇？生活变得实在乏味无聊。”不是我迷信，但说实在的，有时我觉得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沃洛申具有某种天赋，他的话很灵，可以引来一些令人惊异的事件……事情就这样地发生了，虽然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预兆。

我和沃洛申站在前甲板上，紧靠着船头，欣赏着我们“勇士”号尖尖的艏柱划破淡蓝色海面的情景，只见艏柱处海水翻腾，扬起了雪白的浪花。

我们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观赏这迷人的美景。船头和船尾所以能这样吸引我们，可能是因为只有站在这儿才能感觉到“勇士”号在航行，而不是一动不动地停在闪光的水面上。海水伴随着船只，一直到那遥远的天际。远处的海水逐渐变得淡白起来，浅蓝的颜色慢慢地消失，天和水融为一体，即使在望远镜里也很难将海水和苍穹区别开来。周围的一切使我们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地球的表面上，而是居住在它的内部——一个渺无人烟的球体里。已经整整的一周了，洋面上仍是一片寂静。是的，海洋确实体现了它一大二静的特点。

复活节岛、马贵斯群岛和皮特克恩岛已经隐没在天边，社会群岛连同它的瑰宝——塔希提岛也将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的考察船是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特定的航向在行进，它是出现在这一望无际的海洋上的唯一的一艘船只。

在茫茫的大海上，行驶着巨大的货轮和定期航行的客船。

它们大都是沿着距离最近和最安全的路线行驶的，这种航线就象陆地上的铁轨那样，是一成不变的。这儿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在地平线上随时可以看到过往的各种船只。只要航船稍稍偏离航道，那就会马上置身于荒芜人迹的汪洋大海之中。

“勇士”号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上研究所。因为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所以船只的航行是偏离公共航道的。海洋观测活动给我们有节奏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我们的“勇士”号在漂泊或抛锚的时候，科学家们便马上向大洋深处投放仪器或向天空发射气象火箭。这些活动给全体船员带来无穷的欢乐。一切过后，又是长久的、从容不迫的在那寂静的大海上的航行。

科学家们无暇感到寂寞，因为阅读、观察、实验和整理材料占去了他们的所有时间。他们常常要工作到深夜。船上的饭厅很象旅馆的餐厅，每当开饭的时候，总是满座。科学家们在这儿就餐的时候，经常是心不在焉的，他们仍然思索着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和蔼可亲的服务员娜斯坚卡和柳达不得不再三催问：“您要肉饼，还是烤羊肉，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您上哪儿去，根纳季·佩特罗维奇？要知道，您的第二道菜还没吃呢！”

只有到了晚上，当明月高悬、天空布满星斗的时候，海面上特有的凉爽才能把大家吸引到甲板上来。只有这时候，工作了一天的科学家们才恢复了常态。他们喜欢侦探或富有喜剧内容的影片，有时同一个电影他们可以反复地看上十几遍，尽管他们的吉他弹得不太好，但还是经常边弹边唱些自编的带有浪漫情调的叙事歌，至于故事俱乐部成员们的闲谈，更是漫无边际。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沃洛申是不会寂寞的，因为他整天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忙个不停，而所有的晚上，活动又都是排得满满的。他是故事俱乐部的主任和主要讲述人。对于沃洛申来说，只讲故事是不够的，他对那些不寻常的事件有着一一种特殊的兴趣。

我不由地想起一个有趣的英国童话，童话讲的是一群中了妖法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孩子是天真可爱的，但他们会招来“恶魔”，因此，生活在这些孩子周围的人总是遇到不幸。依我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就具有某种魔法。

他说的“我们好久没有遇到离奇、惊险的事情了”这可能就是一种信号……

我笑着转过身去想告诉他我刚才想到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开口，只见沃洛申两眼一动不动地盯在望远镜的目镜上，好象发现了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一架非常灵敏的望远镜，沃洛申常常为此而骄傲。

在太平洋上航行的人用望远镜瞭望远方是不足为奇的，但使我惊愕的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正在用望远镜追逐着一条行进中的船只。“勇士”号的舱面是很大的，它的舰桥非常雄伟，足有九层楼房那么高，但它终归没有勃朗峰^①高。如果在这个峰顶上安装一台倍数很高的航海望远镜，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海上的任何动静。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不解地哼了一下，迅速地将望远镜转向远方，目不转睛地盯着捕捉到的目标。他耸了一下肩膀，就又去观察那个移动着的船只。

^①勃朗峰，位于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国境线上，海拔高度为4807米，是阿尔卑斯山最高峰。——译者注

“奇怪，他们为什么那样慌乱？”沃洛申低声而又含糊地说道。

“谁？”我问。

“就在那儿，在船长台上。人们站在高处，好象在地平线上发现了什么，从这儿我看不清楚。”

我拿过望远镜想看个究竟。这时，在望远镜的目镜里，我看到了急急忙忙走过来的船长和我的好朋友、值班的二副瓦洛佳·库什涅连科。两个人面部的表情是迷惑而忧虑的。船长用望远镜看着右边的什么地方，瓦洛佳手里也拿着望远镜，嘴唇一张一合地向船长讲着什么。从望远镜里看他们，我觉得很有趣，好象在看无声电影。晴空万里，周围一片寂静，船长出现的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我用望远镜也向船长观察的方向望去，和沃洛申一样，什么也没有发现。

“应该去问问，他们看见了什么，”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担忧地说道，并从我手里拿去望远镜。“我心里琢磨着事情可能有点不妙。”

沃洛申走了，我跟在他后面。

除了值班人员外，船长阿尔卡季·普拉托诺维奇一般是禁止其他人登上船长台的，我们在船长台上当然属于多余的人。阿尔卡季·普拉托诺维奇在海上航行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是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和有求必应的人。从外表来看，他很憨厚，胖胖的身躯，圆圆的脸庞，谢了顶的秃头，迟缓、蹒跚的步态，但他对待工作是严格的，是一丝不苟的。他不容许任何违反纪律的现象存在，“勇士”号的全体船员必须严格遵守船上的各项规章制度。用最近提升为二副的瓦洛佳形象而又简单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勇士”号船上的纪律和巡洋舰上的纪律一样严格。

船上禁止随便扔烟头；在工作时间内不允许弹吉他和其它乐器；吃饭不许迟到；不准吹口哨（因为吹口哨会使天气变坏，这纯属无稽之谈）。不管天气多么炎热，在办公室里一律要穿着整齐，穿短裤不许去上层前甲板；只能在舱内睡觉，不允许把床搬到甲板上去，因为阿尔卡季·普拉托诺维奇说过，甲板不是水上宿营地。

船长有时喜欢故意装成个老古董的样子，他使用的陈腐古老的用语有时会使人感到意外，但用得恰到好处。尽管船长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不是那样声色俱厉，但他绝不允许别人破坏他的禁令。

说真的，我和沃洛申逐渐使船长对我们俩产生了一些好感，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到船长台上去。沃洛申是“勇士”号上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室的负责人，他有过不少的发明。我是新闻协会主席。看得出来，大无畏的船长对新闻界从内心讲是有点害怕的，深怕记者不知什么时候会给他带来麻烦，因此他有意疏远他们。

我们悄悄地走进驾驶室，脚步放得很轻，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被人发现。舵手在船长面前全神贯注地、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罗盘。船长和值班的二副观察着我们在甲板上没有看清楚的东西。

“也许船上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睡着了，鬼才晓得是怎么回事。”船长没有把握地说道，眼睛没有离开望远镜。

“好象醉汉在走路，”二副忧虑地说。“船没有抛锚，扬着帆在航行。”

“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尔卡季·普拉托诺维奇船长喃喃地说。

“那儿好象还有一只船，阿尔卡季·普拉托诺维奇，”

二副瓦洛佳说。“您看，再远些，向右三度。”

“在哪儿？是你的眼看重了，也许你是对的。不，它离我们有3海里远，已经开走了，航向120度。”

沃洛申也把自己的望远镜转过来向船长看的方向望去。

“还没有得到回答？”船长问，拿下望远镜用担心的、甚至是有忧郁的目光迅速地扫了我们一眼。

二副拿起电话听筒问道：“无线电台吗？联系上没有？”随后，他挂上听筒报告道：“没有得到回话，阿尔卡季·普拉托诺维奇。船上未必有电台。这样小的船，象纵帆船一样，上面只有船帆。您看，阿尔卡季·普拉托诺维奇，船上只扬起一个主帆，没有辅助帆，前桅杆上光秃秃的，真象个杂技演员。”

船长没有讲话。

“怎么回事，瓦洛佳？”我拽了拽他的衣袖轻声问道。

“一只小船在左右晃动，张着帆，象醉汉一样东倒西歪地走着。”瓦洛佳小声地说。

“右15度！”船长声音不大，但很严肃地命令道。

“是，右15度！”舵手大声重复着船长的命令，按了一下操纵台上的按钮。

象“勇士”号这样现代化的巨轮，传统的舵轮早已被自动化操舵装置代替。

有一次，我听到刚刚值完班的舵手挥动着疲劳的、大大叉开的手指对朋友讲：“你瞧，我刚弹完了钢琴……”

这是多么形象的比喻啊！

瓦洛佳看看挂在隔板上的大钟，在航海日记中写上有关航向的变化。这位二副办事非常认真、仔细，他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看来，他们遇到了不顺利的事情。”沃洛申两只眼睛没有离开望远镜。“甲板上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到那边去吗，阿尔卡季·普拉托诺维奇？”二副问道。

“也只能这样。”船长回答说。

这时，我小心地拽了一下沃洛申的衣袖，当他拿开望远镜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用手指指驾驶室的门，之后又用眼睛示意一下忧虑的船长，他向我点点头，我们在没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蹑着脚走出了驾驶室。

“怎么回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甲板上问他。“让我看看。”

他把望远镜递给我，这时我看见了一个不大的双桅杆的船只。船的尾部用很大的白色字母写着它的名字“洛利塔”。后桅杆上张着帆，帆被风吹得鼓鼓的，小船走得很快，舱柱周围的海水泛起雪白的泡沫，船头有时深深地扎进迎面扑来的波涛里，船左右摇摆地行驶着。

我用望远镜将这只神秘的船从船头到船尾一米一米地仔细地看了一遍，在甲板上一个人也没有发现。

沃洛申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便又转身到船长台去了。

“替我说说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一定把我也带上！”我冲他喊道，因为我已猜到他要到哪儿去和要做什么。

我们的考察船放慢了速度，和那只奇怪的船并排地航行着。靠近它是很危险的，因为船上没有人掌舵，万一撞在我们的船舷上，那就麻烦了。

我们不止一次地鸣响汽笛，汽笛的声音是低沉的、令人忐忑不安的，然而大得能把死人唤醒。大家公认通晓多种语言的瓦洛佳·库什涅连科站在船长台上，通过高频扩音器用法语、英语和德语喊话，但在那只神秘小船的甲板上始终不

见有人出来。

传来了某种刺耳的尖叫声，后来好象又听到公鸡的啼叫声。这可能是我们的错觉，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哪儿会有公鸡呢？

机帆船看来是被抛弃的，但为什么它还扬着帆，随着波浪迅速地行驶呢？根据下沉的深度，对海事颇有经验的人已经交换了看法，他们一致认为这只机帆船可能没有毁坏，上面没有窟窿，底舱里也没有进去水。

为什么船上的人连帆也没放下来就离开了“洛利塔”？

我们谈着这个令人不解的问题，这时不知是谁突然说了一句：“准备小艇，同志们……”

听到这话，我赶忙挤过去。水手们在水手长佩特罗维奇的指挥下正在熟练地往刚刚从帆布套上解下来的小艇上放置一切必要的装备。水手长身材不高，很健壮，长着漂亮的胡须，他常常以此为骄傲。小艇被放进海里，它好象是悬在水面上一样。沃洛申和瓦洛佳察看着这一切，看来瓦洛佳负责这次对神秘莫测的机帆船的调查工作。

“您还愣什么，尼古拉耶维奇？”沃洛申使了个眼色用严肃的口气说。“快拿上您的录音机到小艇上来。决定让您担任秘书，要详细地记录，一点也不能漏掉。普通的便条纸也要带上！”沃洛申紧接着喊道。这时我飞快地向船舱跑去，取我那手提式录音机。

一分钟过后，我拿着录音机、两沓便条纸和照相机回到甲板上。

小船随波轻轻地荡漾，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顺着舷梯下到小艇上，大家彼此提醒着：“要小心，同志们，那儿可能藏着海盗！”

“要是女海盗会更加危险。”

“让佩特罗维奇在前面走，他那满脸的胡子能把海盗吓跑。”

我们提防着靠近无人的机帆船，水手长和一个水手用钩竿钩住了船舷。

舷墙很矮，根本用不着爬。

“我们上去吗？”水手长问瓦洛佳。

“等一等，按照常规，我再问一下。”瓦洛佳先用法语，后用英语又问了两次。

船上毫无动静，只有海水在船舷外哗哗作响，风吹着破碎的船帆，桅杆在激烈地摇晃着，好象鞭子不断地在抽响。

突然，又听见刺耳的、用尽全力的尖叫声，这是清晰可辨的公鸡的啼叫。

“好啦，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上去吧！”沃洛申说。

两个水手用双手攀着舷墙灵巧地爬到机帆船的甲板上，系好缆绳后他们便把手伸过来，我们鱼贯而上，爬到“洛利塔”的船舷上。

“大家什么都不要动，我们不是来消遣的！”沃洛申举起一只手说道。

沃洛申对机帆船发生了兴趣。瓦洛佳不干涉他的指挥，只是重复一下他的命令，表示同意。

我们站了一会儿，好奇地向四周看看，谁也没有作声。

“洛利塔”号机帆船不大，水手们按照吃水线量得长度不足20米。船尾有一个不大的加高物。

甲板很脏，很久没有刷洗了，上面有许多可疑的斑点。有些斑点很象血迹，这也许是我的想象而已。

“是的，甲板好久没有刷洗了，”水手长极为蔑视地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句话。

在离我们3米远的右舷附近，甲板上放着一把斧子，在有豁口的斧刃上覆盖着令人生疑的棕黄色的铁锈。

船头的甲板上放着一个提灯，灯罩熏得很黑；它旁边放着一架好象刚刚还玩过似的、拉开了的手风琴；一把系着弄脏了的红绦带花结的吉他，上面贴着一张媚艳的微笑着的半裸体美女的照片；破旧的、油污的纸牌分堆放着，有一些牌是竖着排放，象只高脚酒杯，还有一些牌是呈扇形放着。

机帆船上的一切使人不由自主地要四下张望和低声交谈。忽然，扩音器里响起了船长的声音，声音很大，好象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更增加了周围的神秘色彩，使我们不由得哆嗦一下。

“二副，你们是不是睡着了，干吗老是站在那儿？赶快放下帆，抛锚，使它不再东摇西晃。赶紧返回来，不要再耽搁了，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等着你们。”

“水手长，请把帆放下来，派个人去掌舵使船停下来。”二副醒悟地吩咐道。

“是，把帆放下！”水手长一边回答，一边用眼睛扫视着大家，看派谁去完成这个任务更合适。这时沃洛申说道：

“等一等，同志们。首先，应该把船上的一切进行拍照和做详细的记录，这对以后的调查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从桅杆和船帆的各个角度进行了拍照。在船头上，我们发现一个笼子，里面有三只饥饿难忍的母鸡，一只冠子低垂下来的公鸡和一头尖声嚎叫、瘦得皮包骨头的猪。

“叫得这样刺耳。”水手长边说边摇着头。“该喂它们了，但什么也没找到。您看，它们的嘴张得多大，该给点水

喝了，否则会死掉的。”

“没关系，它们还能挺些时候。”沃洛申说。“我们检查完以后，就把它带走。现在还有比它们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瓦洛佳，您讲得尽量详细点，请尼古拉耶维奇做记录。”

我把话筒移到瓦洛佳跟前，他便开始认真地说起来：“船上没有救生艇，张着主帆。船帆是很旧的，上面满是补丁，许多地方已经撕破……”

查看过后，瓦洛佳命令把帆放下，这时一个水手向后甲板跑去，他突然喊了起来：“同志们，快来呀，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我们大家都跑了过去，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在驾驶室旁边的甲板上放着一把既象匕首，又象卷了刃的小型宝剑样的东西。

“是马来亚人用的一种蛇形匕首。”无所不知的沃洛申说。“不要动。”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把放在脏甲板上的匕首拍了下来，然后他戴上事先准备好的橡皮手套，蹲在那里用粉笔仔细地画出匕首所在的位置。

“匕首上也有很多象血的斑点，”沃洛申说。他小心地用干净纸把蛇形匕首裹起来，然后把它装在塑料袋里。

后甲板上的驾驶台是个不高的木板台，上面装有罗盘和舵轮。舵轮没有固定紧，自由自在地四下转动，好象隐身人在操纵着它。

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一个水手按照瓦洛佳的意思把舵轮操正，使船不再顺流航行。

“他们在这儿是怎么值班的呀，真不舒服，好象是站在夹缝里一样。”水手抱怨道。

舵轮实际上是安装在舱室矮墙和桌子之间的一个很窄的夹道里。桌面上满是油污，好象人们不止一次在这儿狂饮暴食过。

桌子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装着沙子的洋铁箱子，里面放着一个煤油炉，沙子已被烟熏得很黑，这儿可能是厨师做饭的地方。旁边还放着一个打开的、里面还有不少盒肉罐头的箱子。为什么船员们离开时不把这些东西带上？可能是他们太匆忙了吧？

帆被放下来了，有人把舵掌稳，机帆船不再摇晃，这时，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查看这只神秘的“洛利塔”了。我们先看了两个货舱。船头上的那个大一些，装着气味难闻的椰子干，一麻袋、一麻袋的椰子干直垛到舱顶；船尾的货舱小一点，它的舱口就在驾驶室旁边，舱口盖偏在一边。

在后舱的舱口处有几个装着咖啡豆的袋子和三只不大的铁桶，里面可能装着酒，因为从其中的一只盖得不严的铁桶里散发出浓郁的酒香。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把放在甲板上的手风琴、吉他和纸牌一一拍了下来，而后用一块帆布把它们盖上。站在周围的水手，静静地看着沃洛申做着这一切。我们决定再看看船舱。

打开胶合板的门（我发现门上有一个很大的圆窟窿），我们进到一个很窄的过道里，过道的两边是很小的舱室。我们朝第一个半开着的门里望去。

“这儿又臭又黑，”瓦洛佳低声说。“和地窖差不多。”

突然，从舱室的一个角落里传来了奇怪的叫声，谁都听不懂讲的是哪国话。

“您是谁？您是谁？”瓦洛佳用法语问道，顺手把手电

筒的光柱转向角落。

那儿谁也没有。地板上有一堆黑糊糊的破烂东西。那个声音又响起来，还是喊着只有上帝才晓得的那句话。

瓦洛佳把手电稍稍抬高了一点，这时，我们看见在船舱的顶棚下挂着一个笼子，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鹦鹉。它长着一张弯弯的嘴，漂亮的羽毛在手电筒的光线照射下不断地变换着颜色。鹦鹉歪着脑袋兴致勃勃地望着我们。手电的光使它的眼睛象两颗红宝石似的闪闪发光。

“咳，真见鬼，吓了我一跳。”瓦洛佳嘟囔着把军帽推到脑后。“你真蠢，小鹦鹉。你说：‘鹦鹉是个笨蛋！’”

鹦鹉没有说话，傲慢地拍了拍翅膀，开始在小竿上打秋千。

“叫一叫沃洛申，我们去看看舱室。”瓦洛佳说。“舷窗遮挡着，里面很黑，我去问问水手长还有没有手电。”

看见我们要走了，鹦鹉焦急起来，拍打着翅膀，又很快地说着那句令人弄不明白的话。

“它讲的是哪国话？”我问。

“鬼才晓得它说的是哪国话，好像是波利尼西亚语。”

沃洛申来了之后，大家把挡着舷窗的肮脏帘子移开，开始查看舱室。水手们向门里望着。

“这可能是船长室。”瓦洛佳说。

沃洛申没有作声，点点头表示同意。

舱室很挤，比衣橱稍大一点。床很窄，上面有几件揉皱了脏衬衣，好象船上的人刚刚从床上跳下来就慌忙地逃跑了。

小桌子上摆得满满的，有打开的酒瓶，里面还剩下三分之一的罗木酒，一只空酒杯和一个带把的铝缸子，里面还有